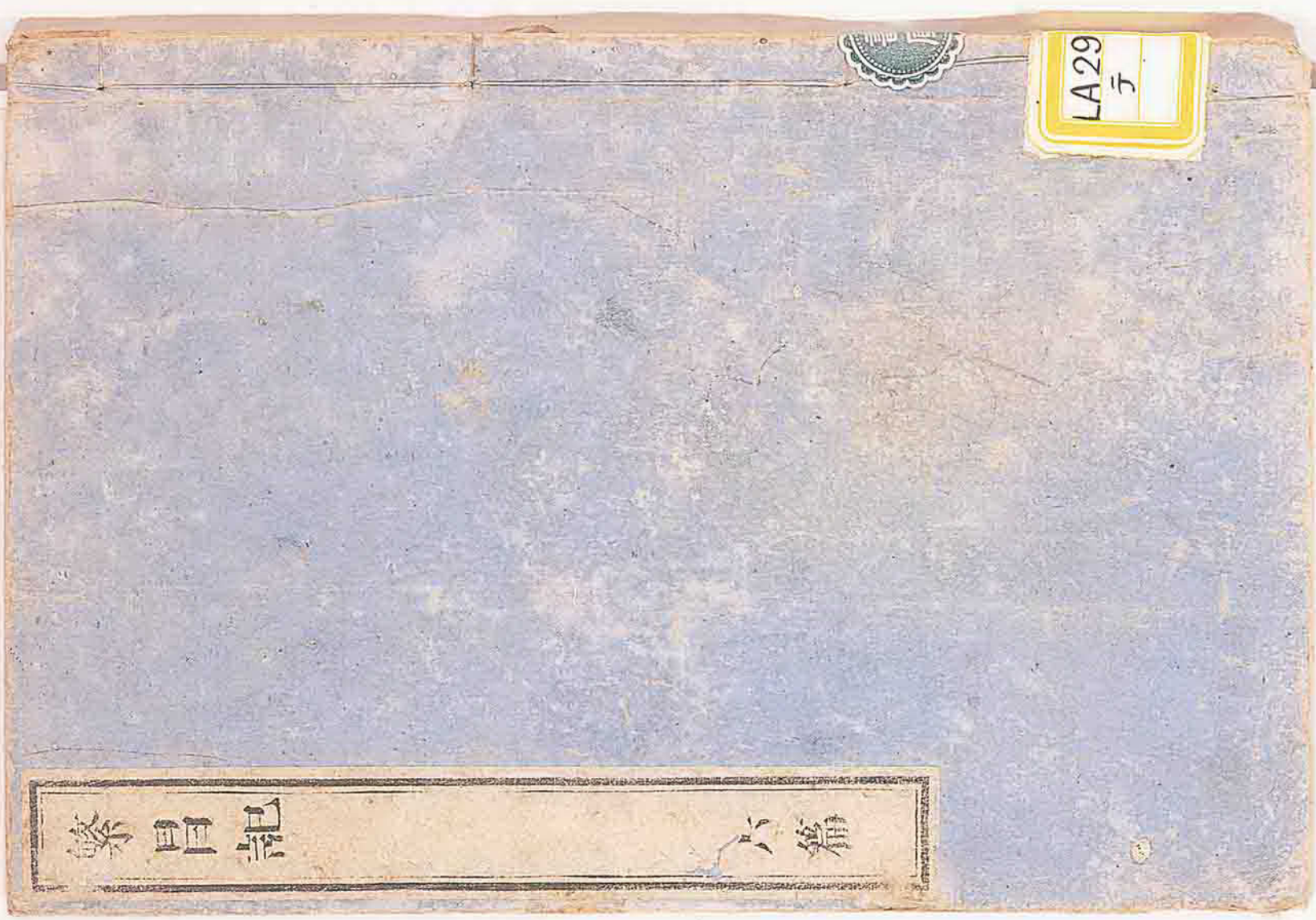
LA29
テ



1823

繁昌後記初篇

蓮湖浪人靜軒居士著

天堂地獄將爲有耶將爲無耶爲無即無爲有即有乃佛家亦有大小二乘之別以有無爲要以其不可窮竟也且思人無心則已矣既已有之一念之動不能無善惡也善則生天堂惡則陷地獄蓋心外無天堂身外無地獄苦即阿鼻樂即淨土事外無蓮邦物外無泥黎傳曰万物皆備於我天堂亦物也地獄亦物也則一念之微其可不慎而戒乎哉天保九年臘八之後居士爲債主所迫現受捺落之苦苦亦甚矣

欲不死得乎因生蓋棺矣嗚呼樂哉顧笑生前一片之三途婆心至死未休勸善懲悪筆以爲後記嗟夫三界万靈率有取爲豈無少益於獄乎庶幾平等利益因此功德生天堂是居士本願也

八大地獄

如是我聞贍部洲下過五百踰繕那乃有地獄一曰等活二曰黒繩三曰衆合四曰叫喚五曰大叫喚六曰焦熱七曰大焦熱八曰無間謂之八大地獄且毎一獄各有十六所苦境通計一百三十八等活地獄此中罪人互懐害心若適相見如獑猴者逢鹿各以鉄爪颯裂獄卒以極利刀分々割肉如屠者割魚肉一凉氣來吹尋活如故歘然復起如前受苦或云空中有声言此諸有情可遝等活或云獄卒以鉄杖打地唱云活々

或曰妄語虚誕世吹法螺莫佛甚爲（都俗謂虚誕曰吹法螺按法華經云吹大法螺）居士曰不然矣世間欲人逐利亦猶獑猴者逢鹿汲奔役恥慾心互颯以裂心思以燥血肉豈不極利刀分々割肉一般身心發恙到夜方纔休歇睡夢一會曉風來吹空中有声鴉叫唾々便此諸有欲歘然復起受苦如昨等活地獄即是何必待到閻

部洲下一千由地而然乎
黒縄地獄在等活下獄卒執罪人臥熱鉄地以熱鉄
縄縦横縛身以熱鉄斧隨縄切割或以鋸或以刀作
百千段々散在有熱鑊駈罪人令負鉄山従縄上
行遥落鉄鑊摧煮死極
人無智然居高職無銭然謀大利他凡爲機變之
巧不落鉄鑊者雖有寡爲傳曰人皆曰予知驅而
納諸罟擭陥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間中黒縄
即有之且顧思予半世浮浪困厄中畜數口養累
東借西乞冬而典之夏而贖之工夫百端以活一

日以度一月噫累負山活行縄居士生前陥黒縄
亦又矣
衆合在黒縄下諸獄卒手執器杖駈令入山間是時
両山迫来合押身体摧砕血流満地又有熱江漂罪
人有身沈没如重石者有挙手向天號哭者久受大
苦無有人救之又獄卒捉罪人置刀葉林而見樹頭
有好端女招之即攀樹葉刀割身方纔上得則女却
在地眼送秋波瞧罪人叫声何不来近何不来抱罪
人見了欲火愈熾看地従下刀葉割身如前方纔下
得適見女在樹我下汝上汝上我下

看来諸貧人沉没於窮困裏亦是重石一般時擧手哭泣有救之時月衆債来責圍繞迫促不止両山合押真箇身體摧碎血淚滿地當下我作閻魔面誰抱罷胎請看前篇靜軒居士死時分光景苦痛可知矣又諸情痴人惑溺色中初篇所謂那王顔立見之於前裏見之於軆豈為異彼樹頭婦女亨嘗喻一情人曰経云外雖施端嚴相内唯衆諸不淨猶如畫瓶而盛糞穢又云命終之後捐捨家間経一二日乃至七日其身膖脹色變青瘀臭爛皮穿膿流無量虫蛆雜出臭處可惡過於死狗乃

至成白骨支節分散千足髑髏各異在處風吹日曝雨灑霜封遂腐朽碎末与塵土相和故止観云未見此相愛染甚強若見此已慾心都罷如不見糞猶能嗽飯忍聞臭氣即便嘔吐又云若證此相雖復高眉翠眼皓歯丹唇如一聚屎粉覆其上願子観此相除惑抱臭骸為快樂不亦愚与情人咄曰我雖愚豈不亦知其然要連美醜俱屬瓶糞蜘蛛並歸塵土且畢竟淨穢不二乃与其嚙壇女寧撫毛猫我姑愛其皮相不亦可欤予嘆曰無縁衆生難度嗚呼

大小吋喚獄卒頭黃如金眼中火出著赭色衣口出惡声射罪人或駈入猛炎鉄室或以鉗開口而灌洋銅或以熱鉄鉗拔出其舌已復生生則復拔

烏在籠吋虫在樊喚人聽之而樂之而彼則苦矣

倡優上場歌妓登筵高吋絶喚並使人樂而我則甚苦爲八人藝師吋出八声色千人會僧喚唱千番牌事並見前篇亦苦也哉眉樂夫之前吋後喚車力子之軒吋軽喚苦也可知朝而乞僧吋化夕而擔郎喚油畫則吋醴吋餳喚魚喚菜夜則喚蕎麦喚汁粉吋歌曲吋按广畫間吋豆腐自昔日然夜分喚

茶飯劍於迸年並是苦声苦吋夜發女郎喚月寒念佛衲吋霜不亦苦吋乎寡婦寒雨責煨薯孤叟夜雪鬻大福餅是其尤苦喚者口吋煨身将凍名喚福人欲餓貧是大吋喚聽者孰不哀爲彼則固苦矣又使我涙也哉因思韓氏所謂兒号寒妻啼飢這箇貧儒吋喚地

人之遊権門豪家而献媚者其陪迸磕頭一盃聳眉三盃羹新出又幾盃鵞更來又幾杯家姫按曲唱来中又復數杯其人已如泥矣不能復飲也盃來則偷寫之別碗又寫又寫満碗酒塗侍女瞧着

道碗中莫生魚否主人遂把一大白屬客懸物爲
纓頭容拜舞強倒之又懸則又倒爲既而宴罷卒
不能起也扶上眉輿途次嘔吐幾番倒胃分惠於
犬兒歸家即僵吽妻煎湯藥吽妾打頭痛昏睡一
場翌日未牌始醒而頭重如石骨軟神費苦不可
言也先服解醒湯稍啜淡稀粥過午時猶未能健
起也亦遣豪族簡召勉強起更衣頭尚重兵戴石
而出脚浪々眼昏々至則酒已酣卸石倒拜頭未
撻盃早集於石豈得不飲也鎖眉挼盃是何等苦
楚真箇口中灌洋銅

吾貧人當急隨即拾收物件了走至典舗待兌數
銀子照管友覆點撿曰謝這等物件爭奈兌得難
値難値面壁吹烟貧人曰一時應急豈長久之策
內中一萬係目今緊要之物這般炎天爭奈欠得
不日必贖決不瞞過緊々煩々說七說八半天坐
舗方纔得玉成登時歡喜真做得寶珠之思而時
月迅速早已新寒欺骨乃欲贖之則銀少息多一
時不能辦置權待就件中贖抽一著袍多嘴饒舌
不得不拜照管乞哀也遇霜又抽過雪又抽手段
百方種々設法嗟乎苦哉有拔与見拔之異同是

一大苦痛、經曰拔茅連如又云確乎不拔誠知這
苦道理在天地開闢之始早已發揮未吾貪人欲
免得爲哉
大小焦熱獄中獄卒拔罪人臥熱鉄地上或仰或覆
或置極熱鉄熬上猛炎炙之此地罪人望見前五地
獄之火猶如霜雪
三伏之熱一滴没雨天燒地焦金爍石流當下箇
官人結束坐衙而判事神憤躰倦流汗如漿欲僵
還警已暈復蘇乃謂焦熱獄豈外此一官爲羈吃
這苦熱明早上疏斷然致仕人生幾何胡不游優

以娯餘年閑雲野鶴可以縱丘壑青山綠水可以
洗風塵生意已定放衙歸第上廳則四方請謁黄
陳白列至堂則盈爲入室則滿爲於是乎翻然變
卦曰俟来月疏受苦如故
阿鼻地獄在大焦熱之下慾界最底之處以罪人受
苦無間際亦曰無間地獄經云阿鼻城縱廣八万由
旬七重鉄城七層鉄網下有十八隔刀林周匝四角
有四銅狗身四十由旬眼如電牙如劔齒如刀山舌
如鉄耕一切毛孔皆出猛火其烟臭惡世間無喩有
十八獄卒頭如羅刹口如夜叉又有六十四眼迸散

鉄丸ヲ鉤牙上リ出ル高サ四由旬、牙頭火流満テ阿鼻城ニ又城
内七鉄幢幢頭火踊ル猶如シ沸泉ノ云々、八万億千苦中、
苦ナル者集在リ此中ニ又云前七大地獄及ヒ別處一切諸苦
以為ラク一分ノ阿鼻地獄一千倍勝レリ乃此ノ獄罪人見ハ焦熬
獄人ノ如シ見カ他ノ化スルヲ自在天處ニ

居士在テ娑婆ニ嘗テ嘆ジ曰吾人寒素雖然、苦カル乎ト幸ニ生繁
昌地方ニ毀ル太平之餘澤ヲ乃有レ拔ク衣ヲ之苦未タ至ラ凍死
有モ乏キ米ニ之患未タ及ハ餓莩ニ雖ト貧スト有レ舎雖ト敝有リ褐飯缶
有リ茶碗有リ較ベハ他ノ乞兒幕天席地朝飢夕凍ニ猶勝レリ万
万但シ不幸ニシテ幼テメ而失ヒ怙ヲ一生無ク父愚ニシテ而守節ヲ没メ世無

君無カ師故無ク学無カ文故無ク銭顧ミル乞ヒ一間耳既ニシテ
而又嘆メ曰仰ク上面等差固無限リ下面亦不無些ノ等
差想フニ他ノ乞ヒ上面仰カハ我ノ猶如シ自在天處ノ適ク与人過
門ニ冷笑メ曰井蛙ハ不知ラ大海之廣キヲ獄卒豈知ラン天上之
樂ヲ天下除ク我カ們ノ外並ニ苦人再ミ並ニ悩人再ミ於利見レ捨テ
於名為ル縛ラル寵モ亦若シ驚辱モ亦若シ驚ク一喜懼一得失之
間寒氷凍ル心炎炭焼ク腸吁ク名為ル何物利ト所得幾ソ経
筭営運抵テ死ニ不悟ラ哀カナ夫子把テ物件誇ル我ニ尤モ好笑有ハ
物有レ則畢竟累ハ殺ヲ汝ヲ来ル何若カ我カ幕天席地之無シ物
既ニ已ニ無シ衣免ル典贖之苦既ニ已ニ無シ寵省ク薪水之勞ヲ無

求無欲脫桎鮮縛無苦無惱忌龍遺辱或飢腸已
或寒肌已心則氷清鏡明不受些滓不帶些汗意
往意未起卧只心所適茫々堪爽孰得我自由自
在復何樂加之焉著句苦字可憐汝一生畫則奔
走售講夜則勉強讀書將撒虚名漾實利何等苦
心何等刺意受苦無間豈不哀欤但其無錢幸有
些所似於我嗚呼樂地不遠自由在前嗌未入我
社居士憮然曰命矣

右八大地獄靜軒有詩證

活々声中死復蘖黒縄鉄斧伏冥誅

山嵓合迫江湯沸火烈焼来獄卒驅
炎爐爛腸遭獣噬峭寒刮骨見刀屠
小呼大喚有誰救痛苦無間奈罪辜

死出山

説起那一千由旬繕那驛等一程有一坐山曰死出
有句詩道是

冥途數里漸沉潜一嶺却看攢翠尖

虚誕何唯疑佛説義皇曽畳地山譏

一路極嶮四方極闇所在只聽見黄泉之声雖然嶮
岨闇黒又没眉睫可傭又没債馬可買連貫人連富

族不得不自走動去正是

可憐長夜客万里冷行裝

只聽黃泉響不看白日光

只看個封戾跟々來過遇此嶮所怎生堪得一跌倒地掙起不得苦楚掉淚吱々的哭了隨後有個人傾著耳躲聽了哭声就忙問道得非我公麼戾顧看時誰忠生時所寵宰臣某也叱道你猶来累我麼寡人暗弱縱頭被你煽起遠賢近佞又溺酒刺剥立制苛察徵祝上壞祖宗之法下傷庶民之生因縮了命數矣折棄館及至盖棺方絶覚悟奈一旦命絶

百悔難追今乃陷此未知向来喫着什麼苦宰臣聽說且慚且泣嗑頭道臣實知罪欲身做万段猶不足贖也然事既至此如之何哉情願自今更跟隨公於冥路待到那邊羅城逐一告訴前業把天大罪過擔當臣一身多々太々替公喫苦去了原聞人将死其言善況臣今已死了何道理更賴我公万劫受楚所不敢辭也前日公即世世子幼妙臣就想道倒之在我起之在我權比前朝發起吐氣好生将世子只啞頑要切禁讀書漸勸酒漸薦色淫樂放蕩愚之痴之以堅我權因把老臣囚了把節土放了只得便腹心

某等在朝屢法叫馬做鹿沒有個一人題不字臣滿
心歡喜氣焰極熱何筹一夕染邪寒往熱来生已受
了阿鼻之苦藥力不奏功病狀漸沉重思自非依佛
賴神救不得隨即走人中山在州總奉百金乞妙禱爭
怎死生有命徒教富貴歸僧妙符不護奇咒無驗遂
結果去了且不止臣身連妻孥連婢僕傳染不遺合
家呻吟沒有個看病想早晚陸續来到且疫神言我
今奉上帝之命奪在廷姦邪之魂不多時將一齊並
頭發鮮去公少歇息待他們来使大家亹從去豈不
好說未畢猛聽得吶喊四起一隊軍馬闖進来到赫

得君臣魂飛魄散走動不迭早被人馬圍繞二人方
在驚心叫苦衆並叫道知麼剌有報罪網爭脫爲
首一人大喝道你等必有些面善我是你封內某村
里正是也當初不堪苛稅率領衆小戶伏徵乞哀你
不止不依把我殺了又抄家私又沒田地殘剌立威
遂使闔封民庶或凍或餓飲恨以死骨已白怨豈滅
我衆唾手扼腕待你等久哩快受縛一齊待下手慌
得二人手麻脚軟戰栗在地泥首道苛酷之罪君臣
宜受報遲是尊卑之別請看躰面饒之衆怒嘴道幽
明已異何論尊卑且我們將得果生天你等却陷地

獄君臣今反前日快吃報說時遲那時早千挨万棒
乱打過去好像雨一般二人捉空叫苦一佛出世二
佛涅槃屁滾尿流里正忙道已々々恐怕打生還魂
人間二人叫声道已生了
又看一對嫩郎娘双々相携呆々的来到好像捉對
蚕蛾死也不放正是

桃李碎風香未冷鴛鴦失水翅仍鮮

郎向娘道真心合契並結果了歡喜何比還是路程
迢々未知走々幾多山河過了身邊却欠些盤費分
文也沒有何如便好悔不向生前施方便且閻両家
爹媽今皆懊悔變怒爲悲痛傷臨尸說起你等亦大
早計怎不趁早央個多嘴的人家說利害以通知情
素彼此拚命相恋父母知之爭怎不扛依其意両家
遂結親永許爲夫婦娘歡喜道好這等不如做蕩生
工夫郎道正是但是不容易不孝之罪隕捺落則已
矣或幸得生天堂要不無個乎段春初時候待一大
紙鳶冲了雲来隨郎伸手跨去一逕下了人間去何
如娘道奴家掌賽功德院聽說法聞天有三十六層
想紙鳶得能到那層天麼且聽居士靜軒說詩言上
天之載無声是知風筆不及天上郎搖頭道未必然

詩云鶴鳴九皐聲聞天難道不及得風箏不便待憂天候雷公出即時附着那背去何如娘道昨霹靂裂樹那里附得豈不利害或無忌把你我立地聾了郎道聞之北溟有大魚曰鯤他乘海氣之運將徙南溟那時搏上九万里好待他上来駕着下去豈不安穩娘道險些下得不好葬了魚腹郎尋思一會拊脾道好々有個妙策聞天堂有蓮座夫婦必託生一蓮内乃待上那座相抱爲一堆似青蛙一般向水滾落去而溺生則好娘隨喜合掌道這箇妙法可謂蓮花往生

一小吏懊悔道想必定陷地獄我在世不知捉了幾多人記得扛無辜討功賞嚐重賂放大罪又罔上又誣下自知犯罪居多悔今不及出汝反汝因果應報免不得吃着苦想必定沈阿鼻目前路遇多少寃家好生何如解說言未了背後有個人喝道記不記你戴着上威鞭笞我強取口詞吃屈就刑何等遺恨快受報早揮一拳打過去慌得吏人待抽身走前面又遭個人遮闌一拳早来打去便待左走還是有人拳来待右走還是有人拳来七拳八臂臂来拳往真箇卷餅一様也似吏人只管叫苦忽着個壯夫慌々忙

忙跑到喝一声並把宽家翻筋斗怒氣一發眼裂眉竪大家抵當不過四散五走看々影也沒有壯夫忙向吏嗑頭道堂初一件之凶犯虧官人方便得保個頭兒大恩久不報今幸奉一臂之力何喜如之看時看吏人已昏暈不省人壯夫急得不知所措恰好遇太醫來過壯夫上前去深々唱喏忙道那人在此罹難看々待死請煩國手幸賜西隣太醫細道好々職係司命何惜此手上前來脉一脉了向夫道病家有何來歷受此苦惱夫低声細道其實這般如是醫吃驚道呸我也不知誤治幾多人等記得可下却補可

補却下君臣倒處帝王錯劑事雖異死則一應報思不免推知寃家在途待我如何絶好顧夫次身道緩急煩國手幸賜西隣

個道学先生、静坐半日、如睡也似如醉也似既而拳手来摩頂撫脚若心有疑矣既而捉了天了摸了地了嘆道這箇甚處正知身已即丗魂怎不之魄怎不散今而如是安知不九天之上有天堂而九地之下有地獄生時只思釈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誰知黄泉之底果然開此思程子云学者於釈氏之説直須如渴声羙色以遠之我一心

奉是言未曾閲梵書罵佛極多無乃陷地獄乎孔孟程朱如有靈願救出免拜空儀頭拜了數番顧身如故嘆口氣道既入坎窞潜龍可終死用思我爲儒来口説仁義身無實行平時欺已不曾慎獨難道不爲聖人之罪人且安知夫子所謂不可陷也不就地獄説詩云招我獄又安知非古人千歳之上詠我今日聞静軒亦免不遠必至好生待他来議一議豈莫得一臂之助却思彼則略叱佛説不甚排釈氏或得其利益安知不早已生下浄土去且他原来舊主見棄以浮浪無依之故權賣文字做些生活只言浪

人耳蓋儒字不肯入我腸或来亦恐不與我商議戮力果来果不来尋思一會拍乎道果来矣彼所著繁昌記諧謔無禮極口罵古果然褻罪於聖人雖侵佛云天豈容之忽聽得警策一声顧時肯個眉生站住後邊作揖道胡亂休費思静斬雖免罪業未滅今且續筆後記蓋不得容易来矣

三途河

罪淺渡頭流也淺罪深渡也水從深冥誅不錯罪深淺天道須知地獄心

過死出嶺有一大河曰三途又曰奈河經所謂育人

渡奈河是也渡有三所上流曰淺水瀨水淺纔沒脛
輕罪者涉爲中流則有橋用金銀七寶造之唯善人
得渡至下流水深且駛爲惡人渡所水中多毒龍罪
人並悍涉有催行鬼促之乃重罪者至此先受苦一
番岸上有一大木曰衣領樹有個翁坐了樹上呼曰
懸衣翁有個嫗坐了樹下呼曰懸衣婆待罪人ト岸
奪衣交翁翁兼懸之樹抄是所以有懸衣之名看那
岸邊三個相依歇脚一個吝錢的富翁一個貪色的
蕩子一個則貧賤的窮漢富翁向蕩子道君贏毀殊
甚不知何病夫折至此蕩子回答道不是別病腎虛

便是小可在世甚愛色極多淫婚配十數並都嬲殺
去了其間東家窃香西舍拈花百計千方偷寒送暖
且養妾不飽補以院妓淫樂之極更遊地獄翁道咄
古怪未聞人間有地獄蕩子笑道翁得非講道學麽
私售邯鄲人字曰地獄原来隱語繁昌記吉原之條
所謂人豈厭生于天上而願陷于地獄也便是經云
遍在江海山林等處豈亦此乎然其據山林屬佛在
世之時令則繁昌所有之吉原所以漸微那靜軒嘆
道吉原者公花街也可以候風俗之盛衰近歲私勝
公戊戌十二月官下令緝逋巢穴一時蕩盡然而

已未丁酉凶荒來種種賣者出途次扯着行人告訴艱苦以售少女則言父親嬰病在床不止困買藥錢連明朝之炊一粒也沒有請憐之中婦則泣迫飢遣夫棄老婆則哭遇荒喪兒不免就裏真假混雜假之漸多今皆見逐未逐間小可不擇老少不論真假亦試了幾個了去年又聘一配而他極有本事小可抵當不得遂漸々羸了腎氣虛耗手柔脚軟到頭來癮蠅兒雖然無氣力那話却是勃起得立將連柱一般也似又到易簀猶記賤內抱着柱頭哭起了嗚呼之声在耳而身早沈泉素聞嗜慾伐性真箇然矣便是

自業自得今又誰恨哉且聞邑中偷人之妻最是大罪乃邪淫之罪先受淫苦等身子羸毀到細小如針方纔罷意前生樂我也在這凍西向來苦我也在這東西思量趁早絕了本實先撅淫苦有方其如我何哉因請煩尊手割之也可扳之也可願与我除此苦根便揭起衣裳將那柱本朝着持來翁觀一觀了就摩頂放踵喝采道好東西可謂國之柱石這等大柱非尋斧鉞爭奈斷得豈我力所能聞老者不以筋力爲禮不敢不敢湯子顧窮漢道請煩君試扳窮漢摩撫一遍嘆道筋將脫鞭豈抽葱之比試扳一扳便

双手緊緊把住了一力掙命待抽湯子顰了眉兒叫苦道休扠休扠翁道少時忍苦小苦不堪何了大願窮漢扠捏一會放手謝道碌砢材根蟠地軸爭怎掇得據我看來不如先受苦幾番待細如針剪一剪來湯子道呸待針何費思量翁道老夫有肺腑之言不知君肯否實不瞞君等說老夫原來個財主錢過北斗米爛陳倉却是天資鄙吝穿麁吃韭一生守錢半文不花看錢貴於身以故過壯不娶意家增一口苛約立法年中之費不下十金且其生下兒息數七數八也難逆算或然加以乳母傭以穩婆不得不又

買婢又畜僕万不幸生子皆成長男婚女嫁大抵每一個算百金通計費上千金其間使用山也難比孰言子是寶以我觀之真箇退財白虎破錢窮鬼聞孔夫子亡一子後竟不養半妾思亦惜其費釈尊絶人道盖亦在此是以不娶何期老來偶失守睺個妾始知風月之妙味現是人間之極樂豈不歓喜頑耍數旬倏忽命隕乃百万家私湊着落了他人之手幾個照管好生莫得自在天妾亦必不開空幾夜過豈可惜不可惜以故人間之欲十分未了一分豈可恨可恨因請拙老権冒了君名字瞞過琰王吃多少之

遙苦豈不兩便情願使身子如針蕩子點頭道好好妙計小可這里不肯便拍手立證窮漢道翁如賢苦即時叫僕分些苦我亦十分有本事必定堪苦賡幾身似針罷翁消肯道緩急必煩小心勿告訴他人抑不知子亦何病折了壯年漢道僕原來窮思近日遭個債主迫督責猛到便一連數日奔走乞借三親四友並言目今值空乏不能相濟人々如是個個皆然沒有個慷慨丈夫肯棄一金遂不堪窘窮潟然一声走水結果了翁問道可惜死亦大還是所貝幾千銀兩漢回道一兩銀子纔是翁嘆曰氣道何自輕之甚

老夫如識子於生時豈死之漢道想世人聞我死誰個一人不爲翁言要是死後之常談試思當時僕乞衣翁果快肯否翁沉思一會道肯不肯且舍之問動子走水時候能脫衣帶否漢道身待死怎愛惜些衣着翁道沒主意如此免不得窮且死要是自業自得我豈肯慷慨當初相識且誠之耳

看一娼妓淡粧妖冶如花如玉香風拂拂光采照人點泣顧眄若有所待恰好撞着個郎至妓早伸玉臂待捉郎吃驚走動不迭一跌頭地妓便緊々揪住得不動咬銀牙閃星眼眉倒髮立欲言未語一泓紅淚

汪汪掉落來方纔說起道白首不渝丹心指日山盟海誓言猶在耳替你褪衣替你抽笄告心典贖忽寒送暖虔婆之責妙妙之侮又甘楚又包羞意箒臆計千段百方替你騙起幾多傖父替你打壞幾個人家罪業大小並擔當我身賣情也至竭誠也至竟連一命斷送去了去年三月畜生你瞞過我道僧老之契牲狐期情願死成夫婦便相抱倒了身子誰思你水中棄我去了負心薄情不止一次牲我的又瞞神又弄天孰道婦人水性我就水死還是不水性哩郎臉紅耳赤深深謝道我豈有意棄卿倒是自幼知水欲死自然不能效道果然怎麼不火郎道非不思之也却意莫連骨兒成灰麼恐怕無緣伴卿效道如然怎麼不溢郎道是亦非不思也聞投繯者引了頸頭面貌變樣莫認爲別人麼效道怎不藥郎道飲毒者必敗顏色或着爲他人效道怎不及郎道及即死所以不散

兩個色空前後隨行一個念了佛名一個念了題目南牟阿南牟妙叫得喉乾一声比一声低相對嘆道一念一步漸向下面是豈得生天上知得佛名題目並沒利益想吃地獄之苦少小削髮念經唱佛不知

幾万億了如來怎生沒恩菩薩怎生欠慈怎不來救
一救個人在傍問道師等除佛名題目外諸善能奉
行不奉行否諸惡能莫作不莫作否柔馴並四話道
僧亦人也何必無惡業但只每做一件惡就念數口
佛惡業豈不消滅個人笑道如然師等抱花眠抑亦
豈莫誠了數番就唱數目有好話頭與汝聽了某地
某住持某位地頗高倒是邑中之餓鬼密地養個妾
爲內佛一日無事頑耍取樂猛報貴客來了和尚惶
忙淨手不及直把法衣穿了警咳一声粧佛相而出
那時客已上前廳和尚忙納頭拜了上眉仰之何計

平昔所畏理寺矣某也便吃一大驚魂飛暈倒遂卒
不醒聞矣偶內逼就院待解和尚錯思突如拷罪即
唬死莫不師等發忝馴笑道樣子則甚像還是我們
不這等小胆哩

寶橋

金光照幽界寶氣鎮河馮
寃竟非人造果然出鬼工
倒天星漢落貫地彩霓紅
一架窮千却誰言邑是空

且說那寶橋金邑煌發銀光映射好像彩霓截雨又

像金龍橫瀾孝子忠臣仁人義士簇々跋過內中一人凭着攔干喝采道錦帶橋雖美爭着這等佳麗矢矧橋雖巨怎似這樣結搆兩國橋長大則長大日本橋關塾則關塾要非同日論也方今大平之極世漸向奢侈然豈覩這般奢物有的道聞目今官嚴令猛戒奢靡因一切禁止不使點化金銀以飾什具乃笄也簪也烟筒也諸凡金具照輕重還其值擧收之于官庫令通天下洗侈美歸質素可謂善政也因思如那秦皇鑄金人真無用之長物堂時使他打造這般橋万代不朽流惠後來惜哉有的笑道世間倘有這樣物猶兒這里束手者々又鑿又鑿暗地掠去鑄作僞幣免不得世更多罪人秦氏之金像原來長物要是長城一般之失策堂初此方如那相公打壞六々佛像以作銅錢則豈不美事真箇有用可謂貽澤後世有的道側聞今日有人獲銅中得金之法豈不妙麼使世益多貶有的道壞這橋作碎零銀子不知堂幾万金想其贍世豈大佛之比有的道所謂不患貧患不均依我觀之不如守儉一字徙多金銀不過撒奢侈之資且縱然多幣無緣衆生難領爭能贍了人々有的笑道何撒此窮神口氣你在世豈得不

腐儒歷

幾個催行鬼跕住岸邊點了橋上踱的人等個思說起道那二位相公近代希有之好人端正易直體仁勢義敬忠奉上愛惠接下容賢才絕請謁乃無赫々之名有斷々之德其意益待漸革舊弊一新天下惜哉天不假年並早即世豈可惜不可惜跟隨相公那婆原來個孝子他少時親老家貧艱難窓勞奉養唯樂敬以養之色以悅之小心奉遺躰未曾虧行辱名精細理家事又宜兄又宜弟以順父母以安父母其有病湯藥自嘗居喪哀毀過人乃他已在世受輟家

運漸昌兒孫從滋老來愈健康係上壽而死想那們果然到天上受無量之歡樂如相公不壽益係時運所在佛菩薩來迎趣早教他斷輪回生佛界那老僧則早年發願出家戒行殊嚴教以觀法禪以見性其講義不似他家把強記博識喋々賣嘴之鄙頭漸見機通別應人教聽者自然隨分悟了其入定不別說坐塲常言行住坐卧莫處不禪世間如野狐禪或堂卧眠把盆水安着脚上以其不頓爲如々不動處則只是脚伎一般豈不鄙其人如是位地雖高不欲倣士風取威勢況知如高家方便算銀錢且無暇把錙

出化言是亦我道也六時念佛勤行不怠言是亦我道也或對着善男女勸成佛曰我道也何止人欲連草木連國土並了佛果是猶儒欲教天下之人皆明其德一般道理雖使不得不可不欲使也無此心非儒也欠此願非釈也豈不好僧那宿儒則不偏訓詁不執考据不悶於心學與理學只是主中專一奉孔氏學其說經義欲教後進履實地不走虛路體仁義所以爲仁義認人倫所以爲人倫由其道出其戸一般非如某徒誇談博專事文藝放縱無賴把道德置於度外也非如某偏見立異奇說驚愚高門戸盛僮

僕以衒業於世也陽粧枯淡陰熾利慾非外面矜持內行汙穢非如某也況豈肯爲記盡畫會化錢之鄙何況爲那靜軒著作戲本方便得錢這二人則自然禪益世道功德不爲不多聞往時四十七義士來過打扮一樣各自執戟提槍整々堂々守隊上前橋尾橋頭觀者如堵好像兩國橋觀烟花一般鬧熱喝采之声掀地出山翻三途河三途婆曽與我說記得演戲所謂勘平者真箇似家橋市村氏一標人物姿羊紀方二八不覺看得呆了泪壞瞳想情願亂那樣郎過活一生豈不好笑隨後那尼幼小爲親鸞見爲

妓閙花以來小心陪容平等貴情使人々死受利益
原來居其職不免撒些妄語未曾作設甚方便階地
獄之業時向王面上被醉客嘔吐毫沒厭色或受大
話刮刺熬得不謝落籍後雜染捨了身佛門個鬼挾
口道叮惜這等義良這等老實世間罕有女人即封
疾呼夫人也好嫁巨室稱孺人也甚好必定正內必
定富家或做貧儒之妻好生堪辛堪苦你我宜鮮虎
皮禪錢他結些因緣日後自然得個良妻似那三途
夫婦皆老取樂
却說那三途婆坐着樹下待罪人上岸捉住褫衣多
少男女赤條々地叫寒呼凍看個罪人幾稱欲衣逐
一被奪下去哽々咽々泣下道請與一領獲寒婆喝
道你原來不仁而貴不義以富看親戚之飢不分些
斗米遇明友之寒不惠些片布自己却是飽雉膏披
鶴毛金帳遮寒錦墩占暖通不解世之苦況單據我
之欲地有箇話與你聽聞一貴人雪日坐了帳中叫
嬌兒掌炉火慢々的斟酒酒力漸湧火氣方騰薰得
通身汗潤乃道天氣不正雪候遽是軟暖老僕在外
面坐下沒有半星些火氣寒力透了骨兒票道小人
居處氣節殊正是豈莫像你的樣子我待將你身子

連皮剝來怎說句衣字婆又捉個小女兒爲裸看得
腰下內褌紅濃々的映了雪肌婆叱道你亦得不那
私窠子婆果守本分爭奈帶着這樣好褌子女兒道
奴家不知汗辱奈爹媽把兒堂奇貨除是等脫
開之家業欠不得珍重藴之婆道與得罷刈閻寧
諫你剛守本步說着道理這里不四父母之心翁在
樹上聽了這幾句議論就吐声道吾婆憐小娘子解
何道理婆仰面閃了眼角吐道老畜得非起了賊心
我反不容哩遂不依分說連褌子乾々奪下去了便
是露出那千人愛万人貪一件美物來正是

一餅饅頭只自愛千金奇貨恐他評

堂下兒双手掩着羞物羞々扯々俯地起不得婆
便捶把一條布褌與了發遣忽聽得撲的一声有物
自空落婆吃驚看時看翁暈絶在地婆惶忙起來吐
翁醒一醒個催行思遠々看這光景惶々忙々跑至
婆叱声道快接水來水々々來々々思便回身下岸
掬一掬上來只是惶忙及接過水早已漏了只是惶
忙再去一掬來婆吐道休惶休惶思乃徐々移脚三
步爲一步好像鞠躬奉圭樣子婆急得吐道快接來
思吐道休惶休惶婆道快來快來思道休惶休惶一

時惶忙翁方纔醒人向二人道休惶休惶恁思道險些
莫傷麼翁謝道多煩多煩原來樹上之衣食每々墜
慣不足栽貴意便待依奪攀樹去婆一力把翁拽倒
含着眼淚道畜生老賊因瞧那羙物忽起了慾心露
出這等醜體連我面敗了今如此不知日後把婆丟
了甚麼棄了定保不得翁怒氣一發早々起來走
一拳打了婆臉兒喝道放屁是什麼話亦撒這般嘔
氣婆叫道潑賊負心趁早交休書來翁道潑皮老妳
婆胡亂休講嘴又揮拳待打催思急遮住了道休々
々常言道夫婦執爭狗兒也不吃着外欠躰面內妨
衣食休々々一面勸翁一面解婆亂嚷一會看數個
罪人漸々上前來內中個婦遭婆一力脫下還是腰
間不掛着內裆婆笑道豈得不貧儒妻小可憐佮薄
命生苦死受屈可憐可憐便依舊與衣放遣忽看
個壯漢不待婆手自親快脫了元自沒有寒色婆道
咄快活佮在世做什麼衣食漢道攔百万呼駝叫
臭不知在場中爲人所脫幾多衣着又不知小可亦
覩幾人衣領所以脫慣無寒色衣食便是婆道好々
速去說到這地欠婆躰面哩隨後一人那話極不凡
婆偷眼瞧着想道好東西年來未看這般尤物便道

你筋骨不凡思幹事時今近蘭盆莫誤時節脚幫婆家務麼依婆說閻王面前替你方便某叩謝道得此擡舉何幸如之情願竭力奉養聽得堂頭有声叫道休々畜生潑婆看着大話起了慾心待託事瞞過乃翁莫露出醜觧敗了我面麼使不得使婆抬頭喝道放屁是什麼話胡亂休講嘴翁道我眼未白使不得使不得一時便爭嚷起來某看光景不好悄々抽身前進去了

業關

距三途河約十數里峰巒橫雲又拔碧又爭翠碧翠

間有一所塞關曰業關把守幾個吏鬼一字々坐着衙上前面幾條槩戟一本々林立張威又嚴又肅看兩個罪人双膝跪下深々唱喏道某等並是某藩人氏姓名何實以某月日死了個頭目鬼道你等果然士人必定解刀法搶術試使一刀來便叫個小吏鬼爲對士人道在下原來多病短學長廢今不能復使一本也請讓請讓頭目道不抱道之巧拙不論術之精粗試了一番取證耳休諗休諗早着小鬼拈條扑刀來進促道來々士人謝道堂不得堂不得爭怎敢得小鬼叱道你果士難道使不得推謝不起不復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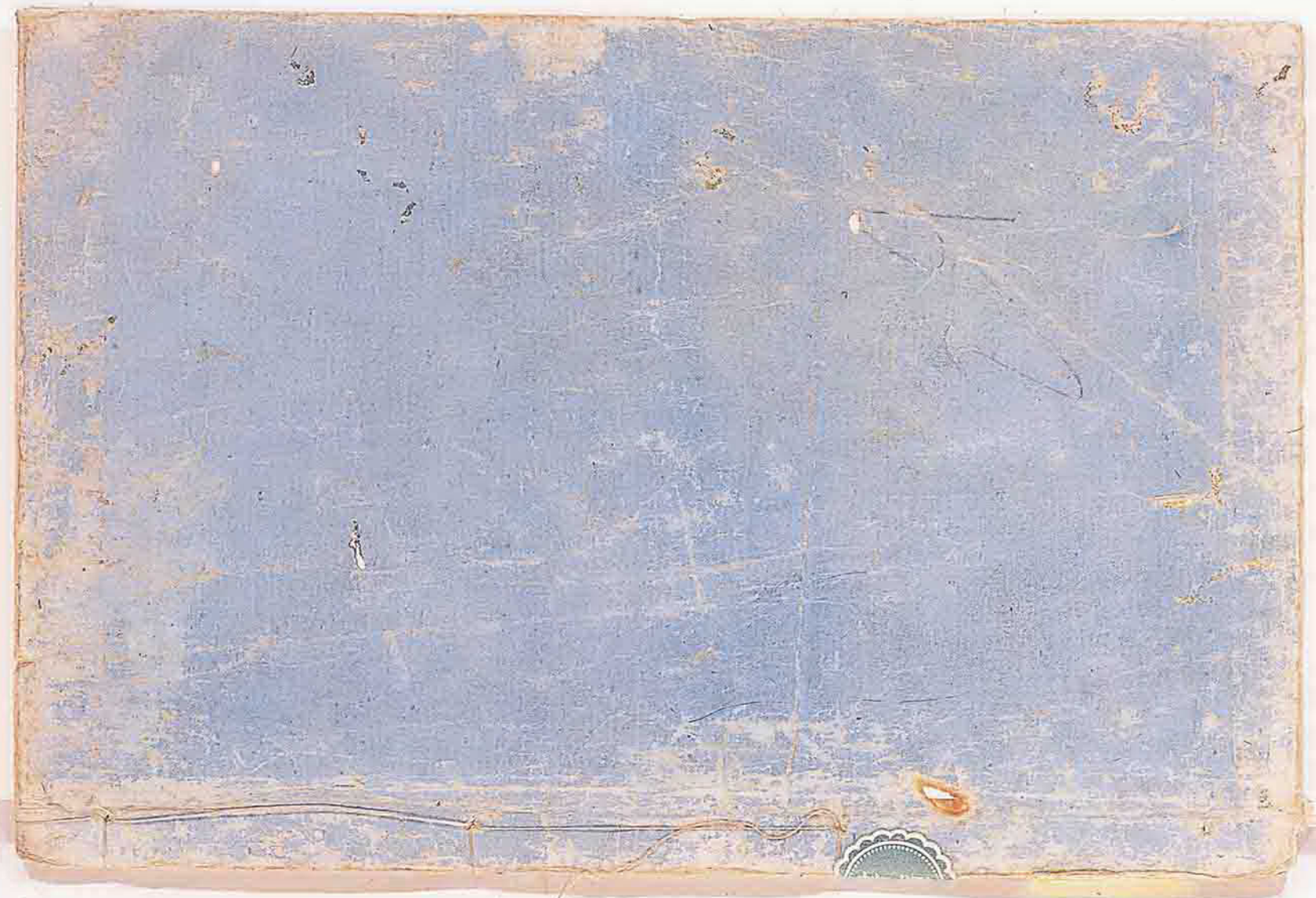
士禮待法外打去看血徒取苦豈如試刀士人堪不住促迫方纔起身取扑刀上進叱咤一声未交數合早被那吏撲地打倒去頭目喝道大胆你待瞞過我官吏麼你所使沒些刀法想短也不學哩士人紅了臉告訴道實不瞞官人說其爲士則士但只思太平之世叙術無用今日學之亦屬屠龍其實並不肖學一手頭一目道一手不學猶挾刀是何理士人道是亦優孟衣冠不過假之粧武風頭目笑起呵一箇道你試講句語來說大學亦可說中庸亦可士人道在下平昔所學專一主意外之意未經把書講說

夫子云天何言乎區々何費喙請辭請辭頭一目云論理正走但是以此證之關法所在狂講一句來個吏早捧着昏刑來放在面前士人將鬢頭搔一搔了謝道不敢不敢在下其實不諳一字上學則上從師則從遲是進取之楷梯不過藉以粧外面豈假爲之日夜走權門抬拳務撒人事托買人情外疲奔走內困消乏所以不念一字伏願亮察賜憐頭目哂道聞有文者必有武你已無文武亦可知嗚呼文武則二而一一而二要是車輪一般道理士人分上奈何廢之吁以你們拜官上職真是木彫泥塑豈可嘆不可

「葉二人叩頭道罪堂万生願得一生再疲奔走個罪
人蹲下告訴道某地离某死在某日月小吏便放在
筭盤道識筭一筭來离笑道對帳歩筭是係小离家
事業在下原來個豪离這等物未曾上手裏過不知
乘除爲何也身爲离買富等封矣單了陶朱架了倚
頑穿錦吃王養翠畜紅公候亦不依着我生活不得
況大夫況今日士大夫比我离買賤已數等官等
如不信試去人間觀看去本舖現在某地方住了大
的高的又壯又傑支舖數十散在某地某地住了他
別莊幾所府庫數万乃埋葬之日把万金殉柩現藏
在某土中請車不見拒奉那埋藏充衙下使用說未
了頭目滿面堆笑忙道豈負盛意好々君放心談王
帳前從宜方使好々少時休歇一盃錢行聊表芹意
便起离上了後堂賓主分席歸坐不一時小鬼捧壺
撤桌陪侍排筵献酬一番主人方開言道婆婆世界
近日有何奇寶回道有々不止數件慢々奉話大坂
之賊某來飢啃聚一時間開天開地豈不一大奇事
然無幾伏誅嗣後幾內之民一時舞蹈不知何原故
並廢衣食沒不個枉顛家々剪錦個々裁綳飄紅揮
綠競奇鬪美乃

京地億万段疋剪裁用盡沒個

遺帛豈不亦開天翻地覆之跳々舞云爲箇相武來
未曾有之奇因或言　帝土自古儉素成俗今日如
此可謂奇怪往時北條氏之末有這樣事凶兆可推
在下想道夫憂者嘆喜者舞歡喜雖踴豈得不吉兆
翌年果然大稔天下更益安寧我言不錯喜可知主
人道江戸何如賓道有々話入港小鬼忙々跑來稟
道如是如是不知何緣故且聽下文分解

江戸繁昌後記初篇終

橋口土岐藏